

佛峪泉韵

李师民(济南市)

佛峪的泉,没有趵突泉水涌若轮、翻滚跳跃的惊世之姿,也不具黑虎泉三虎喷涌的磅礴气势。然而,它的野性与灵动是无与伦比的——它是佛峪生灵的魂魄,是这片土地的眼睛,是山林间跃动的精灵。泉水自岩缝中簌簌涌出,汇成潺潺小溪,淌成悠悠长河,无声而有力地滋养着这片古老厚重的土地。

白云泉,又称喜鹊泉,宛如一位超凡脱俗的隐者,藏于佛峪挂船榭的南山腰,深处幽静,远离尘嚣。

沿蜿蜒崎岖的山路,穿过那片葱葱郁郁的槐树林,便能隐隐听见泉水叮咚。那声音清脆悦耳,仿佛大自然轻轻拨弄的琴弦,空灵美妙。泉水从岩层断裂的夹缝中细细流出,在一块内倾的陡峭石板上聚成一泓清澈见底的碧水,引得飞禽走兽来此饮水栖息,也让上山劳作的人在此掬水解乏。相传仙女下凡沐浴,遗落的轻纱便化作了这眼清泉。

佛峪东北角崖壁上的盛泉,常年云雾缭绕,宛若仙境。唐初时名为“花园泉”,因泉水终年喷涌不息,后更名“盛泉”,列济南名泉第二百零四位,亦被评为济南十大涌泉之一。泉水从崖壁石洞中喷涌而出,垂下细长如练的一道珠帘,在微风中悠悠飘舞。泉下的蓄水池底布满泉眼,欢快地吐珠溅玉,串串水泡摇摇晃晃升上水面。池水碧绿如翠,倒映着葱茏树木与蔚蓝天空。阳光穿透水雾,折射出七彩霓虹,恍如童话之境,令人心神俱醉。

孩子们提着竹篮在泉池边欢快地逗鱼,那份纯真无邪的童趣,映照出农耕生活的朴素智慧。抽水机的轰鸣声赶着泉水攀上山梁,把麦浪染成一片金箔似的辉光,让玉米棒子长得

更加饱满。在泉水的轻柔絮语里,丰收的期盼正悄然生长。

甜心泉,坐落于佛峪文凤山前,泉水从石雕龙口中汹涌喷出,气势磅礴。传说此泉是王母娘娘为报答佛峪人的善良与虔诚所赐。泉水清澈甘甜,富含矿物质。附近村民至今保留着用筒担水、煮茶做饭的古老习俗。他们说,用甜心泉的水煮茶,香气格外馥郁;做饭,滋味也格外香甜。泉下建有两池,上池洗果蔬,下池洗衣物。

相传清代清官李慎修在兄长敬修处居住时,每日清晨都会来甜心泉边,掬泉洗脸,伴泉诵读。泉水如镜,映照出他内心的宁静与淡泊。他后来为官清正,深受爱戴,乾隆皇帝曾赞其“历仕三朝,业绩卓著”。

大雁泉,据村里老人回忆,旧时村南空旷,杂草灌木丛生,每逢大雨,山洪暴发,几路洪水裹挟石块泥沙在此汇集。洪水经绿石口喷泻而出,洪头直冲西岸大堰下,经无数次冲刷,硬是掘出一个深湾。雨过天晴,洪水退去,湾水清澈涟漪,探之方知有泉喷涌,人们取名“堰泉”。后因春分、白露时节常有大雁在此停歇饮水,故改名为大雁泉。此泉已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沉入佛峪水库底,如今所见,是一库清澈见底的碧波。

佛峪的泉,不仅滋养了这片土地,也滋养了这里的人。老人们说,佛峪的泉有灵性,能听懂人语,感知人情。当你心绪烦闷时,来泉边静坐,聆听水声,烦恼便如轻烟般消散。

佛峪的泉水,从远古深处走来,流淌至今。它滋润着山川田野,也汇成了佛峪人勤劳、质朴与智慧的源头活水,潺潺不绝,生生不息。

小雪

幽莲(甘肃省)

雪落在窗外,也落在屋内
在我身边旋转,翻飞,跳跃
掺和我刚遗失的语速中

眼里的雪花不再是雪花
是冷疼出的花朵,只展示美好
像我们的愿望,空出纯洁

覆盖街道,树木,甚至风声
一切洁白成无

远处觅食的鸟儿,低头或抬头
翅膀收得很紧,它像花骨朵儿
在冬天用力绽放

雪花

邓达云(湖北省)

时光,无言地拉开了季节
窗外,飘着片片飞花
悄无声息地
镶嵌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掩盖了一切烂污
染满了梦幻般的洁白

白色的蝴蝶上下翻飞
用轻盈优雅的弧线
勾勒出纯然一色的立体画
净洁纯白的苍穹
浮动着一一种隐约的召唤
铺天盖地飞舞的雪花
是迟迟不愿南归的大雁

雪花飞

王金凤(广东省)

纷纷扬扬
下了五天五夜
风吹起口哨
提醒着大家注意保暖

鸟儿停止外出,蜷缩在爱巢
河流凝固,埋藏着
喜忧参半的过往

对视的眼神跳动着熊熊火焰
走进雪中的青春
手挽着手,已白了头

冬天的白杨

周红(烟台市)

脱去臃肿的外衣
挺直一身傲骨
迎风雪,待燕归

车轮带走的岁月

刘建英(济南市)

19点43分,我从郑州东站登上G312次高铁,21点38分便抵达济南西站,结束了一个多月的探亲时光。夜晚车厢凉爽,座椅舒适,加上连日照顾母亲的疲惫,我不知不觉沉沉睡去。

“同志,终点站到了。”乘务员的声音将我唤醒。我提起箱子下车,热风扑面,睡意全消。千里路程转瞬即逝,侄儿送站的叮嘱仿佛还在耳边。

夜色温柔,记忆却滚滚而来。母亲总说我是个“跑惯了腿的人”,火车便是我的腿。出生刚满百天,我就被母亲抱着,从河南禹州去武汉看姥姥,成了村里同龄人中最早坐火车的孩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个春日,母亲带着四五岁的我再赴武汉。天不亮,父亲送我们到公路边,拦了一辆拖挂车到许昌。到了火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母亲一手紧攥着我,一手提着给姥姥带的粉条、粉面,在售票窗口前耐心排着长队。

广播响起,列车进站。只见黑色车头喷着白烟,拖着一长串“绿房子”,轰隆隆驶来,我看得目不转睛。车上人满为患,连过道都站满了。一位大叔帮我们把行李放上网架,母亲连声道谢。查票的乘务员阿姨见我们站着,便领我们到一位叔叔的座位旁:“下一站他就下车,您先在这儿等等。”大叔一口京片子,起身让座:“大嫂坐吧,带孩子不容易。”

车厢里南腔北调,说笑热闹。火车

像一栋会移动的长房子,载着温情与向往,在我心中深深扎下了根。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随哥哥去北京看天安门升旗,庄严的仪式激荡人心。返程时却遇人潮汹涌,情急之下,我被哥哥从车窗塞进了车厢,那份慌乱至今想起仍觉心惊。

上世纪九十年代,火车班次渐渐多了。我去新疆探亲,从郑州到乌鲁木齐,一路领略西北的苍茫、河西走廊的如画风光。车上遇见各族旅客,尝到哈密瓜、葡萄干的甘甜。六天七夜的旅程虽疲惫,却令人大开眼界。火车如同一部流动的纪录片,映照出祖国的辽阔与鲜活。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铁路迎来了飞跃。动车、高铁相继飞驰而来,速度纪录不断刷新。我从郑州回济南的时间,从绿皮车的十一个小时,缩短至动车的五小时,再到高铁的两个半小时,如今最快仅需一小时。网络购票更是颠覆了昔日通宵排队的艰辛,上车拥挤成了遥远的历史。车厢内宽敞明亮,电视、网络、外卖一应俱全,舒适便捷宛若旅途中的家。

如今我已退休,探母之路越发轻松。指尖轻点,车票在手;说走就走,当日可达。夜色渐深,路灯如星。我缓步出站,心底涌起万千感慨:车轮滚滚,载着几代人的记忆与温情,正驶向更美好的明天。

百姓写手
声远楼

征稿要求:

体裁为散文、随笔、诗歌等,1200字以内,未公开发表。

征稿内容:

原创作品,主题鲜明,寓意丰富,积极向上。

投稿邮箱:

jnwb2011@126.com
(电子版,投稿须注明“百姓写手”)

注:见报须刊登真实姓名,其他资料如地址、单位、职业、年龄等不方便见报,望预先声明。